

23.08

射洪文史资料

第二辑

则

射洪县志

803

629200

四川省射洪县政协文史组编

烟山山院

目 录

射洪大水灾略述·····	杜廷阶 张友渔 罗奇兆 (1)
柳树棉花市场大火灾·····	射洪县政协文史组 (11)
射洪曲酒厂历史纪实·····	射洪县政协文史组 (17)
股匪谋万夫在太和镇之被剿灭·····	杨久安 (23)
解放时杨森路过太和镇情况·····	青元方 吴汝成 (25)
在射洪清共会关禁中·····	罗奇兆 (29)
“金堂帮”在射洪柳树镇的行为种种·····	蒋子卿 (33)
抱童子·····	鲁志道 (38)
香山场袍哥“大清乡”经过的回忆·····	罗奇兆 (42)
华莹山游击队活动之所见·····	尹 谦 (44)
太和镇游艺建校中发生“打野物”的一桩奇闻亲见记 ·····	段兴成 (48)
忆名中医任墨卿先生·····	蒋恒如 宋有初 (50)
洋溪镇民间自办公益团体及慈善医社概况 ·····	李本生 (58)
射洪干牛山特产——甜柚的来历·····	刘仲庸 (63)
太和豆豉·····	鲁志道 (65)
牛啃土在解放前后·····	胡其可 邓本芝 (68)
县境各地楹联拾零·····	射洪政协文史组 (71)

射洪大水灾略述

杜廷阶 张友渔 罗奇兆

纵贯射洪的涪江，从西北面三台县境流入，汇合县境大小数十条河流，形成涪江水系，流向东南辗转入遂宁县境。从县金华区以下沿涪江两岸，有于家、大于、小于、蒲家浩、太平、太和南北坝、谢家、金龟和通泉坝等大小十几个平原，人称九坝。土地肥沃，出产丰富，耕地十余万亩，是射洪农付业生产最主要的产区。其次，县中的主要集镇，如金华、太和、大于、洋溪、柳树等均沿涪江两岸分布，为全县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其中金华和太镇先后为县治所在地，指导全县各项工作。涪江一水，在射洪公路还不通之前，上至江油、绵阳，下达合川、重庆，全赖水路运输，商贾云集太镇，往来船支聚靠江边，因之，太镇一直被称为四川四大镇之一，涪江水系为射洪全县的经济、水利命脉。

涪江及其支流虽属有利，但每当常年春夏之交，也因山洪和涪江水涨泛滥成灾，特别是涪江沿岸居民，历代以来，都把它当成是一件隐忧大患。根据史料不完全统计，自唐代公元七世纪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一千三百余年中，重大水灾搜集到有记载的，达到二十七次之多。其中还有唐宋两代之间缺载三百余年，明代前后缺载二百七十余年，几乎每

五十年左右就有一次大洪水。记载表明，田土房屋，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非常巨大，无法在数字上来加以说明。水患不仅在当时当地产生严重危害，并且还造成了射洪多少年来物质上的贫穷落后。分析水患原因，过去一些人总是多从自然条件，如地势、河流、雨量等方面去考虑，根本没有去观察研究人的因素，消灭水患，兴利除害的力量是人。历数封建王朝和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根本看不到人民的力量，更不可能发挥如何战胜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动作用。因而若干年来，射洪涪江沿岸人民，所留下来的历史，就是一部辛酸史和血泪史！

回顾射洪涪江水灾史实，一方面是人民饱经封建统治导致的思想落后，一切听天由命，祈菩萨保佑一境一家之太平；在水灾面前，总是寄希望于神灵保佑。单以射洪治城（太和镇）方面而言，就修建有什么水府宫、禹王宫、王爷庙、龙王庙、二郎庙、等等。每年洪期还没有到来之前，各庙都要举行祀神大会，虔诚祈祷，把洪水泛滥总认为是水神施威，祀礼虔心，幸能避免。结果，涪江年年涨水，五十年一次的大洪水，早经成了不可战胜的自然规律，根本没能幸免洪水的严重危害。另一方面，简直不从根本上采取措施治理，洪水流到哪里，就在哪里挖土补填，或者扎砌小鱼咀。在防患应变和事后处理，多为敷衍塞责，终无补于根本，甚至不了了之。如一九四四年县中有人也曾筹议兴建“射洪九坝水利工程”，看来可收导灌防洪之功，可起利航畅流之便，至于筑堤护岸，治渠疏河仍均不能彻底，筹备工程付诸东流。这就不能不使人看出，昔日射洪之县治所在地置于金

华，乃取其地势较高，便于避水，除此另无其他原因和条件。

兴办水利，根治水患，实为射洪一切工作中之大事。今将射洪自然条件，人文地理以及涪江历年的重大水灾情况，略作记叙。

射洪位于四川省的北部，介于东经 $105^{\circ}10' - 105^{\circ}39'$ ，北纬 $30^{\circ}40' - 31^{\circ}10'$ 之间，南北长五十八点三公里，东西宽四十七公里，幅员面积为一千四百九十七点八八平方公里。（折合二百二十四万六千八百二十亩）地处盆地北缘，地形由北向南倾斜，境内起伏较大，相对高度达三百七十五米，最高点海拔六百七十四点四米，最低点是海拔二百九十九米。地貌以丘陵为主，还具有低山、高丘、中丘、低丘与河谷等复杂类型。因此，土壤有紫色土、水稻土、冲积土和黄壤土四个土类，一般土质肥力不高，保水能力较差，只涪江沿岸坝地为沃土，加之全县森林覆盖率普遍偏低，造成水土流失严重。依据水文站测定，全县每年流失水土达八十六点三万吨，相当于冲走四千九百七十亩六寸厚的土层，加剧了塘、库、堰的淤积与河床的填塞，严重影响到土地生产利用率的提高。

射洪气候属盆地亚热带温湿气候地区，特点是：气候温和，四季分明，春早秋短，雨量充沛，无霜期长。多年来，常年平均气温为 17.3°C ，年平均降水量为九百另六毫米，而降水又多集中在六至九月，约占全年降水量的百分之七十六，年际变化较大。在空间分布方面也不均匀，常年出现不同程度的冬旱、夏涝、秋淫等灾害性气候，特别是夏秋

之际，如遇上连日暴雨，一般又要出现水灾。而流经县境的涪江、（源出松潘县境）从西北至东南方向流贯全境，梓江、（源出江油安顺场）沈水（源出西充县青龙公社）及县内的大小溪流组成涪江水系。流量随降水情况而变化，其特点是一般雨来水涨，雨过水退，含沙量较大，而又以涪江流量为最大，水灾大小常年都有发生。

再从射洪的水灾情况而言，现县城（太和镇）紧靠涪江两岸，地势低，对面有大于渡横山紧挨河沿，加以涪江河床狭窄，更有距此约三华里的斗龙背山咀，紧扼对峙，使水无法畅流；上游流水复受芦溪口山咀挡堵，水经直冲水府宫。太和镇正当一冲一堵之间，洪水一来，水位必然增高，此乃易受水灾之由。很早以前，就曾有人编传“鲤鱼困沙州，洪水两边流，富贵不长久，夫妻不到头”的诗句来比喻太和镇城的地理位置，借以说明洪水后的悲惨景象，无数水灾史实均可佐证。历史可据的有：

宋淳熙十六年（一一八九年）六月，辛卯七月十七日，射洪、通泉（柳树镇原属）、郪县（金华镇原属）没田庐。

宋绍兴二年（一一九一年）五月，辛未六月十七日大水入城，没庐舍七百四十余家，郪、涪、射洪、通泉汇田为江者千余亩。

清顺治七年（一六五〇年）四月二十三日（五月二十三日）大雨，至二十六日，山溪及江水暴涨，没城雉，城内（原县城即今之金华镇）水深一丈，人口、牲畜淹没殆尽。

清嘉庆八年（一八〇三年）秋七月，大水没民庐，太和镇、柳树镇溺死居民甚众。

清嘉庆二十四年（一八一九年）五月，暴雨十日，至十九日（七月十日夜）大雨如注，是夜地震，溪水涨数丈，溺死居民。

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六月七日，大雨如注，涪江、凯江、梓江、沈水同时泛涨，沿江一带已成泽国，太和镇东堤决，淹没民房千余，损失尤重。

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日（农历七月二十三日），涪江大水，射洪遭受洪灾，生命、财产损失惨重。这次水灾，我们是亲自经历的见证人，也是直接受灾者，回忆惨景尤历历在目。兹特将其亲历情况，作如下回顾：

太和镇是水陆码头，是货物集散地，人口稠密，商贾云集，过去一直流传着“太和镇如果三年不遭水打（冲），不出火灾，狗都不吃泔饭”的流言吹嘘。的确，太和镇商场繁荣，金融周转灵活，商界中在这个市场上发家致富者，确也不乏其人。如当时的所谓覃、（覃子谦烟铺）龙、（龙云章药行）、蒋（蒋吉安盐炭）咎（咎祥太油业）四家巨商是尽人皆知的。由于人口稠密，国民党政府就将太和镇人口整编为二十个保，约二百多个甲，隶属于一个镇（太和镇）。上设射洪县第二区署，分级派设区长、镇、保、甲长，负责镇里的行政、治安等诸多事宜。集期定为每月阴历的三、六、九日，凡遇逢场集期，不仅四乡群众来镇上买卖需要物资，就是附近县境和外县赶来参加交易的客商，也都纷纷进入市场发生货品买卖。真正是一片繁荣，热闹非常。是年农历七月二十三日这天，恰正是逢场集期，天气晴热，早上涪江略见

水涨，群众习惯于集期，仍纷纷向镇上市场麇集，特别在涪江河对岸大榆渡口，四乡五坝农民争乘渡船入镇者络绎不绝。当时，群众中有人传说（船上摆谈中听到）绵阳来电，说是要涨大水。本来夏天涨洪水是常事，人们司空见惯，一些人听之任之，一些人半信半疑，抱着满不在乎的态度，仍上镇赶集。而所谓当时的国民党地方政权当局，却若无闻，既不披露是否要涨大水消息，又不采取应变紧急措施，一直延到下午四时左右，水势继续上涨，车路口横过大于渡的渡船封渡，米至大于方向的农民集散以后都要回家，纷集河边，焦急地望江兴叹，坐等开渡返回。殊延至下午七时光景，洪水已逐渐淹上河边街，连接城外的东门和朝阳门外一带直穿有一条濠沟，洪水已经沿濠沟奔泻而下。这时，太和镇市镇当局，只考虑在东门和朝阳门外所架设的两座木板板交通桥，倘如被洪水冲走，连接镇与城外的交通必然会被中断，重新架设又要耗费财力。就根本不去考虑如何动员接连河边几条大街的商家、住户、生命、财产的转移，至使车路口、水府官、打铁街、太和街、纸公垵、粮食坝等各条大小街道的群众和财物，悉淹没于涪江与河濠的洪流之中，毅然命令将木板桥撤走。城外群众见洪水波腾浪击，洪流汹涌，而又无力抗拒，惊惶不知所措，这时雨已下起来了，风大雨急更加助长了洪水涨势，群众无法，只能各自逃生，低处向高处转移，扶老携幼奔向三圣宫、救生台、水府官等较高地带暂避。入夜，洪水更大，不仅河边一带被淹，就连全镇（镇内、外）都已淹完，镇内正街水深及于楼幅，大街上可以行船，如在南门和北门三元宫背后的城墙上，水还越城墙

冲入，城内群众奔避上屋脊，登城墙。一夜之间，大雨复倾注不息，天黑雨大，伸手不见五指，只闻四处不断传来的哀嚎：啼哭声、救命声、呼天唤地的惨叫声和城外房屋倒塌的咯嚓声，演出了太和镇历史以来罕有的悲剧！我们当时登上屋梁，两天两夜，经受风雨的袭击，幸获生还。

翌日黎明洪水稍退，雨仍不止，镇内、外大街小巷，仍淹没在洪水中。洪水之后，全是淤泥堆积，发出令人作呕的腥臭味，有的人家在清除淤泥中，还掏出有无名尸体者。据我们当时所知，水府宫戏台周围有二十多户人家，戏台是用条石砌成，上有观众空坝，有戏楼和演戏台，里面驻有潼（三台）蓬（蓬溪）师管区一个接兵连，有新接收来的壮丁约一百二十人；太和镇十三保（靠近水府宫一带）居民因原住蔑棚草屋，悉被洪水卷走；还有许多人家被洪水冲得家破人亡，或剩下鳏、寡无依者更属不少。今略举数例：如原在车路口河边上开面馆的陈奉田一家五口人，交易员（经纪）杜家奎一家二口人，朝阳门外开白肉馆的文多富一家四口人，东门外开茶馆的董湘成、车路口开油铺的唐德银、居民马培清一家四口人，有的全家被冲走淹死，有的淹死一、二人，就以马培清一家四口人来说，仅幸存其妻一人，孤苦零丁，无依无靠。还有四乡赶集农民和外地外县来经商，被洪水冲走淹死的无法例举，仅知覃家烟铺聘请来的一个教私塾的王庄老师，是西充人，他在太和镇无亲无戚，当洪水来时没法走避，就把自己的铺盖、棉絮和书籍之类，捆成两束，用绳栓于左右肩上，随水浮沉，直冲到下游达家（回族）门前的大核桃树下，抓住树枝，没被冲走，得以生还。

水后他自己谈到这段经过，大家以其人迁执，就以“王曰叟”三字会意为绰号相赠。

在这次大洪水期间，原停泊在涪江上的大小木船和木筏，被洪水冲走的不下七、八百支，亲见水后有的船支还搁浅在坝上者。但被水冲走的人，随水漂流，或在急流中抓住木排、房梁，顺水而去，有在遂宁、潼南、合川受水回旋被救上岸，数月后乃返回家，因之水后寻找亲人下落，沿江一带，挨路探访的人不少。而大水过后的太和镇，地形上也起了一定变化，其中顺镇这条大濠变成了支河，现在可见的还有东门至朝阳门，迎春门之间的一个狭长形大塘，约有十二至十五亩，上建有两座连接城内外的石大桥，两岸则一边建成县人民公园，一边建成县运动场，而池中复修建曲折的过道凉亭，池内养鱼，供人欣赏游憩。另一是从水府宫至纸公垭直到现在太和镇第三小学校门前穿过的一条河渠，时间虽然已经过去约近四十年，市镇修建不断平填，但也还保留着令人心酸的历史遗迹。这场水灾，究竟太和镇淹死有多少人，冲走房屋多少间，损失财产多少元，好多户人家破人亡，无家可归，由于国民党的射洪地方政府敷衍马虎，简直没有进行认真调查抚慰，以至难于得出确切数字，我们仅凭亲见亲历的事实概括，在这次死于洪水的总约在一千人左右，毁损房屋约千余家，财产损失数目约计合现在人民币两三亿元。太和镇这个素称商贾云集的商场，顿成了多年不易恢复起来的集镇。而当时沿涪江两岸的平坝沃土，正当大春快收季节，农田被毁，庄稼被冲走，沃土良田变成了水流沙坝，靠涪江边的洋溪、柳树两个集镇也同时被淹，损失也特别巨

大。仅据我们所知情况，沿江两岸坝上农民，被水冲走淹死的是三百八十九人，淹死耕牛五百另二头，猪一千一百余支，冲毁房屋一千七百七十余间，淹没农田四万另六百余亩，其中被水冲毁简直无法再行耕作的农田竟达一千七百七十余亩。当时即已造成是年射洪棉花（射洪是四川产棉区之一），大春粮食和付业，菜蔬等的大减产，饿殍载道，农民生活极其困难。

太和镇（现县治所在地）在洪水刚退之后，全镇水井悉被淤泥填塞，市民生活用水，必从远至数里之外取回，而镇上日受秋阳，气候炎热，积囤存水散发腥臭，国民党射洪政府在此期间，由住金华镇的射洪县医院（没在上方寺）派来两名医生防疫。当时，太和镇的情况是：淤泥滥渣充塞街巷，什物和沙填的人、畜死尸发酵，一片腥臭的怪味笼罩空间，病菌散布，瘟疫流行，其中尤以霍乱、痢疾两病为最突出，这两名医生在镇上走了一遍，竟悄然而去。当此情景，由射洪县名医蒲湘澄、任子述（个人行业医生）等立即发起组成临时救民医社（事后开办太和中药店，地点在现公安局派出所侧壁）怀着济世活人心肠，不怕疫病传染，以舍己救人的精神挺身站了出来，劝导和带同青年医生如李开荣、杨继宇、兰友柏、涂乃桢等等全尽义务，巡街施诊，日夜轮番战斗。而镇上的商界人士如雷孔昭、（盐炭公会负责人）苏成之等等虽然家受洪灾，却急于大义，也在疮痍之下，主动捐款出来购买中药，给无钱买药的人送药医治，还在各个街口，用瓦缸盛放着熬成的中药剂，劝行人服用防疫。经过这样同心努力，疫情乃减，虽然直至秋凉，霍乱、痢疾方告

扑灭，但其精神至今仍令人留念。这次疫病而死的人究竟多少，我们从每天抬出的死人概算，每天以三、四十人计，暂定时间一月，其数字在一千余人光景。这是一个最低的估计，真正确数或恐还不止于此。

解放以来，射洪同样也受着涪江洪水的连年威胁。但自解放之日起，党和政府就采取一切积极措施，驯服水患，疏江导流，兴渠筑堰，变水害为水利，用涪江水系支流灌溉农田，分引涪江水开渠发电、灌田、藉以分散流量，减轻洪水隐患。于一九五〇年就开始兴建县城（太和镇）沿涪江边缘，长达十华里（枇杷沟山咀直达灵鹫寺下的河边）的防洪大堤，保障县城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虽然如一九五四年七月十六日涪江大水，太和镇洪峰水位达三百二十九点六七米，流量为一万六千一百公方/秒，水位基本与街面相平。由于有了防洪大堤，防洪措施又及时跟了上去，水没有进城，城里城外没有好大损失。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三日前后四十八小时内，射洪县境连续降雨三百零八点九毫米，天仙等区的雨量超过四百毫米，在此同时，四川西北部各地暴雨成灾，涪江上游的绵阳、江油、盐亭、中江、三台各地河道洪水泛滥，加上全县的大小溪河同时猛涨。至使洪水汇流到射洪时，依据涪江太和镇水文站测定，洪峰水位达三百三十二点七五米，流量为二万五千三百六十公方/秒（出现在七月十四日凌晨六点半钟）于是射洪县历史上罕见的大洪灾发生了。

在这次大洪灾中，中共射洪县委和县政府同全县人民休戚与共，积极采取紧急措施，把抢救救灾提到县的一切工作

首位。仅管洪水决堤、冲毁外北堤身八十公尺，洪水如脱缰野马狂奔袭来，霎时使全城成为泽国。由于防洪工作事先抓得有力，抓得细致深入，人民早经转送到安全地带，极大部分公私财物输运高地，虽然这样大的洪水，而县城仅被水淹死一人，根本没有出现瘟疫，水刚退去，党政领导和干部群众积极清除淤泥，洗刷街道，使县城展现新容。比之一九四五年洪灾就有天壤之别了。洪水刚退，县委、县人民政府还立即号召全县人民重建家园，变大灾为小灾，掀起了全县恢复生产的极大高潮，中央、省、地和各兄弟市县又积极组织慰问团、医疗队专程来县给以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抚恤和支援，人民得到党的亲切关怀，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亲身感受，倍加奋发，市场很快恢复繁荣，生产更大发展，使所谓“大灾之后必有凶年的这个陈词滥调的谬论，烟消云散了。相随而来的是市场更繁荣、生产更发展，人民欢天喜地庆贺洪灾后出现的一个又一个的丰年。

柳树乡棉花市场大火灾

杜廷阶 吴汝成 罗奇兆

射洪为四川有名的重要棉产区之一，种棉历史悠远，种棉普及全县，一般农民都乐于种棉，善于种棉技术，尤以沿江两岸各坝，栽种棉花占地最大，乡区山地种植亦复不少。

过去所种植者皆为所谓梔子花，乌毛牛之类的土花，后在民国时期，才有美国棉种引入，俗称洋棉，因之土棉渐被淘汰，现在全是良棉，是县中棉农经济收入中的主要财源。

射洪每到入春直至秋末季节，乡区平坝绿郁青葱，接近秋初则四野银光闪耀，一派迷人的景象，都是棉花在舒扩人的胸怀。每当棉花在成熟时期，全县大小集镇都异常繁荣热闹，有外地纱厂派人扎庄收购的，有邻县商人前来采购的，加上本县一般纺纱业者也需棉花，大家进入市场，使各地棉花市场上热闹之声，闻于市外。从全县来说，太和、柳树、金华三大集镇为棉花交易的最大市场，每当逢场集期，交易棉花数目，只以一地而言，少则三、四千（市）斤，多则万余斤。由于射洪县中有此经济作物，民国时期就在所交易的棉花上进行征税，作为县地方财政收入。而征税的办法是，由县主管地方财政机关先行印制棉花税据，然后采取招商承包办法，按全县各地棉花市场大小拟定征税起点，印发布告公布出来，定期投标，最后以投标的最多数额为中标人，定时去经收机关签订约据，领取税票，于是就正式成为县、集镇棉花税征收员，但征收员只按签订约据缴纳中标金额。这种招标一年一次，不管盈亏多少悉由征收员承担，其实只有盈余，并无亏折，征收员从不给任何津贴或工资。

一九四一年，柳树镇棉花税征收员名张福堂，家住柳树兴隆街，经营木器铺和轧棉花房，每逢集期上棉花市征税，完全由其店内所雇请的先生和徒弟负责。是时，柳树棉花市设于正街后的川主庙内，庙的周围全用瓦砖砌成高约二丈的围墙，前大门临街凉厅，左右有两道封闭的侧门，门前一家是

周兴珍，女，现年七十二岁，经营的干鲜店，其另一家是凉粉店兼营小面馆。侧墙一面是邻接柳树乡小学校体育场，当时校长是马临皋，现年七十六岁，是中学退休教师，另一面是邻接街房。背后正殿外为农田，但正殿封火墙侧又有一小门长期关闭。庙内房廊摆布，进大门为戏台，两廊为乐楼，中为一大空坝，正殿上塑有川主和其他神像，靠近小学校这边为僧人斋房，紧接封闭小门，只有正门常开，征收棉花税人员就在这门口摆下条桌收税。

在一九四一年农历八月十七日这天，柳树乡逢场，棉花市场特别热闹，就在人潮如流，频频发生市场各货交易的时候，棉花市上突然发生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火灾，整个市场上的棉花约二万来斤被烧光，川主庙房屋全部被烧毁，庙里空坝中间的两根大榕树全被烧焦，天热火猛，在市上买卖棉花的街乡群众，其数约在两千来人，见火燃烧，惊慌逃命，先是有的举着棉花奔跑，棉一着火，迅燃全市，人急心乱，都想从大门背出逃命，来不及者就围绕榕树乱窜，霎时之间，因火烧死烧伤的人不少，一场骇人听闻的惨痛悲剧发生了。究竟火是怎样燃烧起来的，说法不一，均无可靠依据，至今仍是一个谜。兹仅各存其论：

一、在前两三场，街上就有人议论，柳树这个棉花市，四周都是砖墙封得紧紧的，如果发生火警，棉花燃烧起来，连买卖棉花的人，恐怕好多都跑不脱（烧死）。是时正值抗日战争紧张阶段，大火之后，于是就有人怀疑，是不是汉奸纵火，先前打个招呼。

二、卖水烟的人引起燃烧的。射洪乡村集镇，一般赶集

的人有吸食水烟嗜好者，各集镇就有一些专营此业的贫苦市民，俗叫“装烟娃”，逢场腰拴水烟包，手持长约二尺的一根响水烟袋，拿着点燃的竹签或纸捻，进入市场，供人吸食后，随便给予零钱，是由火点（烟锅巴）落在棉花上引起。

柳树乡棉花市场全部被烧，这场惨景，的确令人惊心怵目，现还有很多幸获余生的老人，兹仅就其亲身经历和亲见亲闻，简叙如下：

一、蒋利生、男、现年六十八岁，一九四一年时在柳树街上开中药铺，回忆当时因给人付佃租，叫妻子在乡下拿两个棉花（每个合老秤十斤，每斤一十八两。）上市去卖，当天登场时，市上棉花很多，每个棉花跌价几元，我看行市疲，一时卖不出去，登场后我去市上，做棉花生意的文治国给了我一个很相因的价钱，我叫他添一元钱就卖了。当我妻将棉花送到戏楼下堆放之后，就走出了大门，刚过街对面，棉花市就起火了。收税的人以为市上发生另外事情嘈闹，唯恐棉花外逸影响税收，立将大门关闭，火急人涌，市里的人就将魏老六米粮铺背后的山门挤开，这才跑了一些人出来。这回烧死的人数以百计，死后钩挖出来的尸体，就有几十具烧胡了，有些只有头骨或则手足残肢，谁也认不清是谁家亲人。据我当时所知死者，马体成有个侄女，在柳树乡河对门住家，正要结婚，这天在市上卖棉花，被火烧后抬回家就死了。陈么凉粉在市上摆凉粉摊，被烧死，做棉花生意的文治国烧死在市场内。

二、张多乾、男、现年79岁，住柳树镇横街，妻子名李天清。张回忆说：那时我是个榨油工人，因榨棉油，在棉

花籽内捡了一些黄花（即俗称扫足棉花），我就抽空把它轧了出来，大约两斤多，叫妻子拿上市去卖。她先是在川主庙大殿上，因周围都是卖白棉花的，显得颜色更露，没人问买，旁边的人就劝她拿到戏楼下边，比较好卖一些。刚在戏楼地下放好，突然就听着嘈杂叫声“火烧起来了”，市场大乱，人挤人地向四处找门逃跑，她也惊慌。这时大门已关闭，她就看到多大一群人往侧边小门冲去，她也跟到冲走，跑不赢的就被挤倒地下，人踩人，乱着一团，只得踩在人身上冲走，幸好她从小门跑了出来，没有被烧死。这天，我的表弟李兴文也在市上卖棉花，火燃起来，他正在大殿上，四门无路，市上的人就象热锅上的蚂蚁，在坝子头乱跑乱窜，他想他一定会烧死了，突然发现里面太平缸内有水，一步飞跳下去，全身浸得水淋淋的，爬起来一看，许多人在往和尚（僧人）住的斋房冲。斋房是一道圆门，火势很猛，门也为大火封住，因为全身湿透，就没有顾烧伤不烧伤，从火里跑了出来，没有被烧死。

三、周兴珍、女、现年七十二岁，原来一直在柳树做干鲜店生意，现仍是干鲜店成员。当时在棉花市前小山门口经营，背后山门是用蔑折子夹着遮起的。市上起火以后，逃命的人把门挤开，我的货品全部挤落地下，踩得稀烂，我的生意就垮了。烧死的人多得很，想起我就要哭。

据以上亲历的人回忆，这场大火之后，挖掘出烧死的人，是抬到场外水地沟（现新民乡八大队）张王会产业约一亩面积的土地上摆着，让尸亲认领。横七竖八，肢体不全，烧得焦黑，大约有七、八十具，还有烧得来只剩一个心包